國朝奏疏

國朝奏疏卷二十二

蕭山 朱槿

武備

邊衛前

楚香館藏

防外備復舊制疏 順治十年

禮科左給事中臣陳協謹

數為防外備以鞏

神京復舊制以重封疆事我

國家定鼎方新、中外一家、遐荒殊域、靡不臣服、至

阽不至險此豈時矣、然臣稽古今築高闕置雲中

城朔方、皆於兵力強盛之時、不聞廢隙也、迄今國

國之道、視為後裔、如東北山永一帶、左翼

神京寔為要地、治度吏大截搵隘如旧玉若大同宣

府拱抱西北乃、

左右衛最為喫緊而今皆寥落矣大同昔因
虜賊之亂鞠為丘墟後至宣更而使其處之此去
當時亦另通計容退邊民去知寇至其處或易以
生跳梁之心偽情有宜為巡撫與陽和單門互相犄
角舊撫臣已裁宣府又成空歲並有陽和一城僅二斗
大以勢處之靈丘孤城近兒口北巡道又裁此道
一裁並赤城亦成其處凡此皆喫緊之地而變
於裁革之日也萬一有警支寧據此前宣大撫臣薛
陳備前詳具修復大同一疏實為至理起兒部
覆止議令大同知縣一官照舊制移駐郡城似皆有

待夫天下可防於已然不如防於未然則当有修
葺邊牆之勞形勢此於邊民之知警若待已然則
煩費又有何如臣思以為沿邊設險莫如大同大
同原設之寨數多不宜亡遂以輕重之勢異也宜
於此裁宜鎮作何弾壓以邊務重大不宜輕忽
故也其他分立寨塞如口北等處皆當嚴加修備
以待不虞有備無患古人所重昔西洋時有上書
保塞諸影遺偽印中侯在以為不可識習是可
之迴十年之間其故而留墻其城又其故而可栽其
寨我兆患及其形防於未然之道耶臣不避忌諱冒

[illegible]

矣愚忠仰乞

皇上睿裁少為留意以收主之誠勿憚振舉收主之

宜勿憚那撥不勞煩費而速收寔效

神京永藉捍衛矣

謹陳順天形勢疏 順治十八年

直隸順天府府尹兼攝學政臣張尚賢謹

奏為敬陳形勢末議仰祈

睿鑒事竊惟天下大勢京者古稱人之腹心

东古扰木之根本，今腹心久已壮实，根本尚然空虚。臣绘图进呈，为国家久远之计，若及时料理，民虽稀少，尚可招聚；地虽荒废，尚可垦辟；各处城池，虽已倾毁，尚可经营。如迁延岁月，民不抚绥，则愈少；地不料理，则愈荒；城池不为修，则愈毁。凡所以壮根本而奋长久安，臣叨任专天，去违言，谨备陈

东形势图

东至以海阔，东西千余里，开原至黄山，南北六千余里，又有河东河西之分，以外而言，河东北起开

外新

原、由西南至黃泥窪牛庄、乃明季所日邊防、自
牛庄由三岔河、南至蓋州、復州、金州、旅順、轄而
東至紅嘴、歸復、黃骨島、鳳凰城、鎮江、鴨綠江
口、皆明季所日海防、此河東邊海之大界也、河西
自山海關以東至中前所、前衛、後所、沙河、寧遠、連
山、塔山、杏山、松山、錦州、太凌河、北面皆邊、南面皆
海、所謂一条邊耳、惟廣寧一城、南至閭陽驛於山
站石包衛海口、相去百餘里、北至我
揮之邊、相去數十里、東至盤山驛高平沙嶺、以
至三岔河之馬圈、此河西邊海之大界也、今河東

河西之邊海以灘之，黄沙滿目，一望荒涼，倘有土
賊暴發，海盜突至，猝難捍禦，此外患之可虞者。
以內而言，河東城堡最多，皆成荒土，惟奉天遼陽海
城三處，稍成市聚之規，而遼陽兩縣所屬城池如
蓋州鳳凰城金州，不過數百人，鐵嶺撫順，惟有流
徙諸人，不知耕種，又無生聚，隻身者逃去大半，
略有家口者，僅言死於此地，實無益於地方，此河東
腹裏之大略也。河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獨寧遠
錦州廣寧人民輳集，僅有佐領一員，不知料理地
方，何如，此河西腹裏之大略也。合河東河西之腹

衰以觀之，荒城廢堡，敗瓦頹垣，沃野千里，有土斯
人，今其可憐，此內憂之甚者。臣朝夕思忖，欲弭外
患，必當籌畫隄防，欲消內憂，必當先實根本，而
年長策，不可不早為之圖也。

陳盛京邊防民食疏 乾隆十年

監察御史臣郝玉表謹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竊臣猥以庸愚，荷蒙豢用，每念受

恩深重，恒懔報稱無術，惟有夙夜冰兢，深自刻勵，以

期勉竭駑駘，稍盡職守。欽奉

命椿察

盛京予務以來，已歷二年，凡於方之情形，旗民之

生計，一有見聞，必廣諮博訪，悉心体察，冀效一

得之愚，以仰酬

聖主擇及芻蕘之至意。茲有發見數事，敬為

皇上陳之。

一、重邊疆以資防範也。伏查山海關外，以北迤東

一帶，共設七邊，邊邊门口外，則係為蒙古部落。七邊

之東而南、直接鳳凰城、外為六邊、乃李天寧古塔之分界。此京東北二面之屏藩也，向來各邊俱插木為柵，以限內外、柵外設壕、以禁越度、設當各員勤於巡防、隨時修浚、邊防實稱嚴緊、乃自近年以來總理大臣、漫無稽查、設當各員、遂因之怠玩、附近邊門數里、尚有壕柵、離邊門稍遠處、多成坦途、小惟大夥私參易於透漏、亦恐違禁貨物、任意出邊、並近經將軍達爾當阿、加意辦理栽苗已覺改觀、但積玩之後、非大為整飭、嚴立章程、誠恐

將來日久轉為具文仍復廢弛均未可定臣愚

見請

勅交

將軍達爾當阿於本年巡邊之時親身周歷詳
為相度木柵務令堅密土濠務令深通以復舊制
並將嗣後總理大臣應作何輪流查閱該管官
員如何更番巡視以及土濠木柵應如何隨時修浚之處
詳悉定議具請

聖訓

施行再查盛京所屬旅順海口設有水師營官兵
以為巡防之用與天津水師營氣勢遙相呼應內
屏天南面之保障關係綦重乃聞自設立以來相
[illegible]

沿日久亦皆廢弛該管各員並不勤加操練兵丁
巡哨不過粧飾虛文即軍裝器械半皆朽壞似
此怠玩成風何以固疆圉而資彈壓且恐見尤請
勅交
將軍達不當阿確實查明將可令作何整理
嗣後如何措置之處一並詳悉定議具奏請
聖訓
稽行如此庶邊海要區防範既嚴於緝盜稽逃
之道不無裨益
一
廣積貯以裕民食 如本天土厚泉甘深宜耕稼收
穫之多既倍於他省糧價之賤亦半於內地故每
逢豐收之年精明勘算之東且小民止顧目下

鮮知蓋藏、保遇偏災、即來年耕作、皆當預為
籌畫均如伏查乾隆八九兩年、仰蒙
聖主洪庥、連獲豐收、今春雨雪調勻、民間俱已及時
播種、將來同雨、大有可登、日益充饒
勅交奉天將軍府尹、將旗民各倉現在存糧若是
否足用、應否買貯之處、詳審地方情形及收成分
數、定議具奏、若需添補、則將應備用銀兩揀派
廉幹之員、分頭買貯、以補倉儲、仍照常平之例
每年於青黃不接之時、或借或糶、以濟民食、若
倉糧足備、各項之用無須添補、則請將海口

教

之弊、量為寬展、使內地商賈源源流通、以免傷

農之患、以均通融協理、於內外民食、均有裨益、

與紡織以濟民用、必伏思小民生計、衣食為先務

本要圖、耕織並重、獨是奉天各處受地方多宜棉而

帛之價反倍於內地、推原其故、大抵旗民種棉花

者多、而不知紡織之利、率皆售於商賈、轉販他省、

既不獲種棉之用、而又歲有買布之費、此亦當亟

為經理者也、且思見以不必繩以官法、進以禁令、惟

奉天將軍府尹、加意講求、實心勸諭、多製紡織

之具、頒發各處、令有司依式成造、量給旗民之

種棉者、仍在蠶桑織之工緻人令其因時隨地
多方教導、即以民間紡織之多寡、為該管有
司之功過、如此行之、數年之後、人獲其利、必
競相趨、廣為效仿、將不煩程督、而多勤其事、出
產漸盛、市價自平、於裨民生計不無裨益、
一
廣開採以利民用、必產木多處、山多樹產材木柴
薪、用之不窮、近年以來、生齒日繁、取者益眾、附近
山場、木植漸少、而市價因之愈昂、民間日用頗覺
艱難、查錦州以西、寧遠一帶、山多產煤、現經封禁、
向來地方官員自顧考成、惟恐生事、並屢經有

人衆，請開採，而終阻抑未行。伏思奉天東南之
地，西淌一帶通近
諭東，因地方多產煤，故民開採有年，附近旗民
資為利賴，亦並未聞有聚匪生事之端。今寧遠
之煤，與同一條，且離奉天甚遠，較之地西淌更為
不同，而乃將此天地自然之利，為因噎廢食之計，
置之不問，則深為可惜。伏祈
皇上
敕交奉天將軍府尹，確實查明，如何招商開採，
作何設法稽查之處，查照地西淌之例，斟酌定
議，奏明辦理，於旗民生計，亦有裨益。以上四款均

係臣淺陋之見不揣冒昧條例具陳是否可行伏候

聖訓

請添口外巡查　乾隆十八年

直隸總督臣方觀承謹

奏為請添口外兵廳之巡查以重地方事竊照熱

河所屬五廳十巡檢司武職分隸一協四營三十二

汛地方遼闊不下數千里重重崇山峻嶺僻峴

深溪一切遠來墾荒就食之民皆散處其間

較[illegible]省州[illegible]之[illegible]

邊遠迤邊境、與蒙古錯處、且中無分界因多
而匪類亦復不少向來各廳員就民人居止流
寓處所、每處設甲牌一名、合數牌設鄉長一
名、合數鄉長設鄉約一名、由蒙古地方敖漢奈
曼翁牛特土默特、各處流寓民人附近歸入八溝
塔子溝等廳管轄亦設有鄉牌等、責令互相稽
查、至呈報命盜等事、惟是各鄉牌等亦係不根
之民未可即情以為約束而口外又因汛廣安平
撤撥遠且蒙古地界交犯營汛所轄、是稽查
之法不密、則耳目即虞難周、且款承

聖訓
諄詳務求邊圍寧謐惟有文武互相巡查定
例立法加密於前使山僻之區常有官弁經臨
往來查察則鄉人等自不敢容納奸匪構寮
作棚而吏力尚可用臣查文職有道廳巡檢等
員分別巡查應令巡檢每於所轄地方每季巡
查一次廳員相機會審公出之時亦須應令於
所過村莊及附近山僻之地以次巡查務其遺漏搜
問道應於所屬地方每年巡查一次臣思該道事務
尚屬簡少而分巡所屬道員專責應令改為一年
兩次巡查以重責成武職有副將都守千把外

各汛員專防一汛之千總分管地界不遠原應
撥識巡防不許遠汛偷安應令於交界處撥守
月彼此會哨一次四營都司守備每季分於所
轄汛內巡查一周河屯協副將每年兩次查閱
營伍印令通為巡歷重汛地擺遠者更須親到
以資彈壓至敖漢奈曼翁牛特土默特等
處向無營汛隊令附近營轄之廳員巡檢隨時
稽查並無巡河道與各旗及各部員等員今擬公
務之便親歷巡查於日復查土默特東南鐵溝地
方向年因有逃匪聚集滋事議令並河總管

擬每年務往巡查一次自設熱河副都統以
來至今仍循舊例臣查鐵溝東距熱河約七
百餘里鐵溝西北即係敖漢奈曼翁牛特土
默特昔處邊界民人流寓之鐵溝西至熱
河稍行之路即可並查一周以補堂訊之所不及
如此則處處皆有該轄查復時時聲勢足耳目庶
良民益知畏法而奸匪無所容身該有巡查會
哨外地界期限章程容臣移行該副都統並該
道協等各按地方切實情形另行籌酌咨部
備案至於保甲最為緝匪良法口外各廳

並不能悉照內地，然亦可倣照行之，應令稍為變
通，不必限以每甲十家之數，祇就一村烟戶之
多寡，酌量編立，其零星散戶，不成村莊者，即
三四家亦可自為一甲，先令該管巡檢挨戶編查，
每戶給一門牌，懸掛，開明籍貫、姓名、口數、年
貌、生業，仍以原設牌頭領之。凡有新來形跡可
疑之人，一概不許容留，違者治以連坐之罪。其
有依親覓友、貿易傭趁、實有歸著者，令其報
明該巡檢添入門牌，許其居住，其蒙古界內種
地民人，亦令一例編次，給與門牌，按照主客戶

務使歲有減汰不許增添凡新來民人即係依
親靠友亦不准其容留如有吃酒行兇偷盜生
事不法之徒即害明白該廳查究驅逐其門牌
所需紙張筆墨之費即令該廳於公費內動用
其禁務端科派仍令巡河道於出巡之次逐村
抽查如有查出不實及容留無業之人將該管
廳員分別記過參處其鄉牌人等即行責治
嚴懲如此則遊民無難託足而散處之流氓民
人皆有數可稽於以戢奸暴而安善良較之
祇設鄉牌又為周密矣臣因口外山境遼遠

[illegible]
呼良蒼雜務立稽察戾塞謹祈恩賜之旨恭
摺具
[illegible]

籌安西建置疏 乾隆二十七年

陝甘總督臣楊應琚謹
奏為新疆之規模大定安西之建置宜籌謹先
繪圖敬陳仰祈
睿鑒事竊照口外安西府治東接肅州西通哈密

為中外出入之咽喉，臣前因奉
命查
勘新疆，於乾隆二十四五年，節次往返，經臨
其地，見安西以西，自白墩子等處至哈密，計程八
百七十五里，設軍台十處，其間瀚海綿長，水
草乏缺，馬駝多斃，易致損傷，往來商民多稱
未便，且各台頓設，境遠馬匹，夜需草料，均需
長途遠運，至經臣奏請將安西三驛營並糧
賦，不由甫州運送，而自安西前赴哈密，程途尚
遠，運費尚復不貲，方今疆域恢宏，輪蹄如織，未便
因循遷就，謹按雍正四年間，前督臣岳鍾琪

於理安西府屬界內以沙州為西陲緊要之區而
次具
原議於沙州設鎮即今日之敦煌縣治之副
因杜爾伯津坦方在沙州迤北二百餘里易於
應援故復
准於杜爾伯津設鎮即今日安西府治淵泉縣
之至沙州則議設立副將督轄二營駐兵一千
五百名迨有調遣之處安西與沙州兩路分兵並
進俾成犄角之勢但今準夷久已蕩平安西已
成腹地提臣現在駐住巴里坤望安西城內止

設參將一員、前經
奏
請駐兵八百名、情形已迥非向日可比、且安西廳城
大建設郡望之內、米糧食用等項或須仰給於沙
州、而沙州則土田廣沃、物產饒裕、遠勝安西、稽之
志乘、漢晉以沙州為敦煌郡、唐設沙州刺史、元
為沙州路、自歷代以來、亦以沙州為郡縣、我
皇上
拓疆二萬餘里、規模宏大、遠邁前朝、而沙州於中外
總匯之要區、則砥礪綿亘、一望無垠、以北將以利
途程、壯形勢、節繁費之、且稔訪輿情、咸以府治與
軍台、均宜移設沙州為便、隨於上年秋間、遵

員於輦安員、前往安西沙州之綫路、隨自靖逆
營歷八道溝、南坎、而至沙州、查之水草豐茂、又
自沙州歷可可砂石苦變而至哈密、沿途有水
草之處亦多、而可可砂石一處更有草湖數百里、緣
係灘漫、取用不窮、附近處所、均堪刈運、此外凡
有水遠之處、亦俱有舊井、因年久淤塞、泉脈不
通、止須撥夫掏濬、堪供飲喂、且又以該處水草
茲旁近便、而冬間或恐積雪深厚、有礙行人、復
於上年十一月內、委員往勘、本年四月間、又令帶回
匠役前往、查丈道路、開濬井泉、並隨帶車輛、沿

逢試行、副將先後回京、沙州附近南山地享嚴和、然過隆冬、始可通行無阻、自靖逆至沙州用繩丈量、計程四百里、又自沙州至哈密、丈量自六百二十五里、共程一千二十五里、較靖逆歷安西而至哈密、共程一千一百八十五里、實計近一百六十里、至沙州以西、凡有舊井、俱已掏濬深通、水泉續出、沿途間有山石擬峙之處、亦令匠役開鑿平坦、用此等車輛、逐處試行、皆無阻滯、且查沙州一帶之道路平坦、水草近便、而較之行走安西、又近一百六十里、則移設前路軍台、詢

於公私交有稗益，且路遥，則各台轉運粮草、
自可節省脚費，約銀一萬八千餘兩，此外運送
餉鞘、餉調、紙張、快栗[illegible]等項，每年節省之用費、
與每屆官兵換班節省之脚費，更難僕數，且悉心
酌核，以及循順輿情，將安西府治與軍台俱裁
設沙州，即以沙州現設之敦煌為附郭首邑，
往來一切供應，就近支府庫支發，而知府東有
玉門，西有敦煌，地有淵泉，適足居中控制，且
計現支夫費，不過以改移台站，建蓋知府等衙
署，為數有限，而從此頻年之節省，該凡之利便，實

虜永遠其逸，況安西府城，自提督駐巴里坤
以後，奈將弁轄兵馬亦多，而地當孔道，差務紛繁，
辦理惟裏竭歷，若改府治於沙州，則該處本係副
將駐劄，兵丁倍於安西，承辦差務，自不貽誤，又不
僅移遠就近，節經費，便行人已也。且沙州本為關
外安西第一沃壤，而移設府治，祥益地方，可收應
行，況經費既多節省，軍民又多移徙，而該縣之
繁庶，更遠勝於安西，是以經 臣 屢勸之後，商民愿
不憚風塵跋涉，現有呈請於通衢建蓋居房，以待
移設軍台者，但事關重大，必須 臣 親往勘明，始

可詳悉定議臣現擬六月初起程前赴沙州
一帶、將移設南路改安軍台之處切實確勘
妥議繪圖貼說、另行奏請
聖訓
外、理合先將南路軍台應行移改暨臣現擬親
往查勘緣由、恭摺奏
聞、

陳新疆事宜疏 乾隆四十五年

奉天將軍臣索諾穆策凌謹

奏為敬陳新疆地方情形籌請改添事宜伏祈

聖訓事。竊查烏魯木齊、巴里坤地方、延袤三千餘里、地土

肥沃、十餘年來、墾業

聖主訓示改設道府州縣、安插眷兵、戶民三萬餘戶、城

郭村堡、雲殊内地、仰賴

聖主鴻庥、雨暘時若、二十餘年、俱獲豐收、内地民人

聞風爭聚、是以逐年益增繁庶。現查地方情形

今昔不同、所有應行酌量改添事宜、謹就臣愚昧

[illegible]

之見，敬擬五條，恭摺具奏，伏祈

聖主睿鑒，訓示施行。

一、庫爾喀喇烏蘇地處烏魯木齊之西，相距八站，該處駐劄辦事大臣一員，管理精河、並策楞勒克游牧事務，且有屯田兵地，內並未設立文職，既有地方政事，一切向由烏魯木齊效力廢員內揀派管理。近年以來，該處商民已集，事務日繁，倉庫地方，究非廢員所宜管理，臣愚見請於內地簡僻同知內酌裁一員，移駐庫爾喀喇烏蘇，作為額缺，管理地方倉庫一切事件。

方於公務有益再將河倉糧以及地方事務向由內地佐雜派往管理五年更換今烏魯木齊庫爾喀喇烏蘇既改為散缺所有將河倉糧雜職亦請改為簡缺管理主簿一缺歸於庫爾喀喇烏蘇同知管理轄內地方理公務均收發數俾判均歸畫一矣

濟木薩地方為迪化州屬入境首站距吉孔道和闐之時僅設巡檢一員嗣因該處兵民漸多事務日繁乾隆四十年經臣具

奏將巡檢改為縣丞至今已有四年但該處地方

衝要田土肥沃為迪化一府最盛之區現住戶民三千三百餘戶經劃撥眷兵千名不惟往來差務紛繁而且命盜戶婚等件日益增繁該處相距縣城二百三十餘里辦理一切實多掣肘今昔情形既有不同若仍設縣丞一員實覺不能彈壓臣謹按現在情形悉心酌議請將濟木薩縣丞改設知縣一員俾制兵之府相符而彈壓辦理亦不致竭蹶矣

古城地方經劃撥眷滿洲官兵一千餘員名凡遇旗民交涉案件例應理事通判查辦乾隆四十

年安靖之效，且查同奇台縣屬、孚遠尚屬妥叅，是以

准即將奇台一縣定為滿缺，並裁古城理事通判

孚遠，以省靡費。但查古城地當烏里素台、巴里坤

伊犁各處來往衝衢，甚為緊要，地土肥沃，近年以來

商民增至一千數戶，事務日繁，今昔情形迥不相同。

且古城距縣九十餘里，設遇命盜重案，誠恐奇台

一縣不能兼顧，於事無益。且籌酌請於古城添設理

事通判一員，承辦旗民交涉事宜，至奇台縣一缺，

仍行滿漢兼用，專辦地方事件，如此辦理，責成

[illegible]

兆專公務可無歧誤矣、

緣東路廣之土古里克、而緣來景化二城適中之地、田畝未足、戶民爭墾、業已環居三百餘戶、現在陸續增添、莠良不一、衆寡鬭毆、日益常有、該處距城窎遠、稽查難周、且致擾訟於土古里克、添設巡檢一員、彈壓管理、庶於地方有裨益矣、

迪化州相距土魯番五百餘里、其間並未安設營屯、地曠人稀、形勢未能聯絡、且適中之地、爲哈喇巴爾噶遜山口、南通回疆、西通伊犁塔

爾巴哈台各處土爾扈特游牧甚為險要，往來
絡繹，務查必須裁察，應於該處駐劄眷兵，方
爲有益。且查自烏魯木齊現有內地派往駐劄之
隻身兵丁六千名，五年班滿，即應更換，自酌
於各項差使內節省通融，抽撥三千名，揀派守
備千把官兵前赴哈喇巴爾噶遜駐劄巡守，即
令該弁等帶領此項兵丁，隨時帶築堡房，俟此項
差兵六千名班滿之時，由內地簡派眷兵到
裁守備千總等官弁三千名，前往該處駐守
巡防，其有原派隻身六千名，全行撤回，毋庸更

換，如此辦理，既省其兵換班之煩，且要隘嚴密，
於形勢亦覺聯絡矣。以上數條，臣愚昧所及，僅
就地方情形酌擬，如蒙
俞允，
臣所有未盡一切事宜，臣會同陝甘總督分條詳
議，另疏具
奏。

謹陳全秦善後事宜 順治元年

兵科都給事中臣戴明說謹

題為全秦已經蕩平、謹陳善後事宜、以佐一統盛

治事。臣去植恒、恭捧

征西捷音、不禁舉手加額、仰惟我

皇上以神之智、用人佐治、命將出師、控鎮東、廓清、

而功成底定、十餘年逋逃、破于一朝、万十萬賊

氛、摧之俄頃、復匹夫匹婦之大讐、洩

天地神人之公憤、遠近臣庶、有不效歸命之誠、切來蘇

之望者、非情矣、臣獨慕一日、有愚仰效愚忠

者，逆闯破败之际，事存卑散，此天亡之时，不可失也。宜急整锐卒，倍而防之，勿令逸脱。更图啸聚，印归降之众，振心巨测，或编置行伍，或解散归农，安插得宜，勿贻后患。此其得之最要者也。秦民久受荡火之地下，此民中或有为贼者，抚赐济粟，感兴维新。反侧既安，人心自定。尤宜急遣招抚，早置贤吏，使专意招字，督免催科，吊死扶伤，恤民疾苦。屡经久困之后，乐有休息。又士者，民之望也。三秦内或有硕儒耆旧、才望并淹者，不拘土宗，宜

令按撫確訪查

詢問、徵聘入京、一以廣

於之楨幹之需、一以繫西閩父老之望、此等設之政當

並舉者也、抑臣更有進焉、前者流賊煽禍、以來海內

肅聚踐屯之輩、或倚之為聲援、或借之為口實、

今對狼業已食巢、而躬親旦夕撲前、立見削掃

蕩揚青、宣示中外者也、以抒積憤之心、以明正

告之義、以堅天下臣庶愛戴歸往之誠、庶令

枝化去羣心、而窮搜去奪魄、先聲既加、歸附恐後、

極全勝之勢、而收大定之模、在此舉矣、惟

聖明採擇焉、

整飭邊圍疏　順治十二年

欽差提督雁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太原等處地方兼
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陳應泰謹
奏為遵
諭陳整飭邊圍之謨並極救兵民之要仰祈
睿鑒採擇事欽惟
皇上軫念疆圉字水旱頻仍干戈未靖惻然有一

天不獲、時予之辜之心、因而
下詔求言、博詢化理、要冀厚策之中有一當、以仰佐
廟謨、甚盛意也、臣以駑鈍、叨任封疆、敢不以身報實
叅、聞見最真之事、上瀆
侍聽、而如以除蔓雷同之言、為且塞責、則臣誼亦弗
不敢出此、謹就地方目前情形、將邊圉之最當
整頓、兵民之亟宜拯救者、臚為四事、為我
皇上陳之、
一議將邊備以固封疆、夫居安慮危、自古識之、
而思患預防、往訓彰戒、臣惟山右為

京右翼三關為峙，當衛星羅，西界河而北界紫古，蓋樺林樓子等堡一河之外，與套為鄰，故前於偏關小京，此能稱重鎮焉。自我定鼎中外一家，邊烽皆替，而腹裏州縣，率多伏莽竊發之慮，則當事者往往重內而輕外，遂天下之事，每生於人之所忽，目前之見，殆不必輕棄者，故長慮卻顧之士，所當致之日後而圖其久遠。蓋邊垣起自東勝北樓，樓接紫荊，而西訖於偏頭河保，延袤八百餘里，重關崇墉疊峙，限以內外重城千里之勢，查明季歲有修邊之舉，而所需工

匠、皆取給於本省州縣衛所、民壯班軍、每年不
下數萬餘、兩班輪流、一半赴邊修工、一半留於州
縣衛所為城守防禦之用、自我
朝平海宇、更民壯班軍悉議裁省、工食月糧、
改解充餉、是以十數年來、邊垣並未大修、加
以連歲巨雨、山注水侵、坍塌、以致崇墉傾圮、至
邊方之皆稍有損葺、而力小工繁、終無補於數
處、從前設之兵、比之原額、裁而又裁、減而又減、
當此承平之日、且竊觀之、然不能無隱憂焉
且更民壯班軍、既已省裁、驟難議復、工食月

敕下

粮，況已无餉，不便議為，合并仰請

沿邊道路，於邊垣緊要之處，查有圮壞者，每
年將率所部兵丁，酌量帶修，而兵丁於月粮
之外，量加工犒，以示鼓舞，至工犒之資，即另出
地方官倡捐，並紳衿好義樂輸，統俟年終委
臣查勘，如果道路修整，邊垣並紳士尚義
急公者，即核實題敘，紀錄獎勵，如或怠玩不
修，及騎樓生歹者，目亦據實指名參處，如此則邊
垣既頹者有修整之期，而未頹者無復圮之患
至於兵丁責成道路，就現在之額，汰重充務

補精壯時加訓練、馬匹已經具

題請、奉有

命旨、身支餉糧、見在冊補、以資差役、於武有沿邊

一帶盔甲砲火器械、亦應責成該道將、不時查

驗、如有朽鈍鏽壞、不堪者、即行呈報、詳請修整

以期實用、與夫邊口之要隘、內外之提防、尤當

時時加防、於以肅觀瞻而安重地、誠今日不可

不亟加之意也

一酌恤征兵、以鼓敵愾、夫師行糧從、勢所必需、而行

糧支給、原分主客、客兵准給行糧、主兵不准支

給。蓋以本地之兵防剿本地之匪而言也。若支出
征於數千百里之外，勢不能裹糧以相從，而兵又
不可枵腹以從戎，故勢必支食之米，而加重應
日之餉，以贍其兵家口嗷嗷之苦，以昭體恤之情
也。合并聲請
勅部酌議，除本處之兵剿本處之匪，仍作主兵，不支行糧
外，倘剿別府之匪，悉以客兵論，其出客兵，例一律支給行
糧，其出征兵丁，除月餉外，量給其家之口糧，惟二者
之間，酌行其一，則其兵出有腹飽之資，入無內顧之虞，而
軍中數年之徹積，或(?)閑(?)眾(?)而減小之

清積欠以裕國賦。且惟錢粮為軍國大計，目今司農仰屋，邊餉呼庚，則凡可以裕國而足用者，不可不於田賦戶口亟為講求也。但以為要道有二：一在於清查奸詭之弊，以熟地而捏報荒田，以見丁而捏作逃戶，勢豪影射，通賦為奸；一在於清查賠累之民，地其荒也，而令熟地包糧，丁其亡也，而令見丁包額，窮簷累日就凋瘵。蓋三晉之民連遭水旱，疊受寇殘，逃亡甚多，而廬舍邱墟，土田荒廢，逃於伊夕矣。使從前地方官果能加意清理，與民休息之實，當可漸復

而孰知寔有不然者、臣 到蘇任以來、披所屬申
詳士民控告、或地荒丁亡、或河潭水塌、或王
田免荒、或加增戰技、多於出兵之處、勢給支窮、
兵倉米、而至回兵之日、算其支過之米、扣其應得
月餉、以抵還、此皆因不設行粮之故也、惟是每當
戰兵、月餉不過一兩五錢、即給本兵一人、尚恐米
珠薪桂、猶不足以自供、況有父母妻子、倚仰待
異者乎、是每兵在平時之嬌養困難矣、及至
出征、不設行粮、借支食米、乃定除餉、則每兵
冒鋒鏑於戰陣之間、雖効奔走於霜露之地、

苦辛萬狀、歸師之日、見父母妻子、亦能[illegible]其藏
之飽、雖何以鼓戰士之氣也哉、如臣前遣者誠
發兵往平陽協勦積年巨寇張五等賊、往返
二千餘里、歷經數月、至其行程、臣目擊兵之疾
苦情狀、並核發兵之符之註許、何啻默默、臣愚以
為本省之兵、勦本省之匪、可以主兵論也、若本
省之兵、勦他省之匪、往往千里、需經累月、則當
以客兵論也、晉中僻慣邊關、多屬之地、遠去距
省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兼之山勢崎嶇、跋涉
往返之數、何啻倍之、支勦匪於千里之外、而抗

俞旨

內主兵，則多兵實有難為情者矣。況山藪峻草，
飄忽靡恆，倘警疾馳，枵腹不可以戰，且不因不
借支隨地分兵，散主伍。臣恐其間科索需異，致
隱匿，故隨發批落司確勘查核，正在發行未，
據詳覆，而今又奉有戶部題請
清理地土人丁，各省責成右布政使遵行在案，
則是清欽隱之地丁，以裕國儲，去其正之荒也，
以甦民命，全於右轄一官是賴。臣請責其考成，以
別功罪，明其賞罰，以示勸懲。如其官不勝，夠情
面，不私受苞苴，果能清出欽隱地丁若干，除去

真正荒芜，亦可以仰副荒田逃户，滩派包赔一切，厉行禁革之
谕旨，则存官应俟叙纪录，倘有贿徇朦混者，经查出，参奏，重加处分，如此则尺地之民，悉作正赋，僻壤遐陬，悉去重累，而井闾受更生之福。
国计民生大有攸赖矣。且不特此也，年来考成之立法甚严，而州县之积欠如故，试一稽查往牍，完粮州县分数，毕竟早完欠粮州县分数，列居挂欠，既欠粮州县之官，考皆怠玩，不肯催征，考不爱功名，甘于参罚也，盖缘地土有实荒芜，

丁有實此覈、徒存紙上之原額、雖為其末之欸、
亦付之無可奈何、惟循其名之荒亡一除、則無
境見丁、徹覈易於足額、有司畏參罰之嚴、未有
不竭蹷急公、而軍需京運源源相繼、寧有拖
欠悞時者也

選練鄉兵以緝盜、臣惟守令之職、專治一方、當
以實行保甲、清緝匪盜、詳查奸宄、為首務、況山
右京畿盤峙、綿亘深邃、田少山多、易為盜藪、而
且西距秦省、南連豫壤、東接楚郡、則別省接
壤之賊、每多流來山內、飄忽出沒、窩藏堪虞、

然賊不敢窺犯於有兵之地，而卒得逞於無兵之所，迨至調發兵至則竄匿無蹤，兵回又剽掠如故。臣受

命來滇，深為此累，遂請發瀾滄官兵移往平陽入山搜勦，以冀大創，為一勞而永寧。幸今巨寇張五已經搜獲，而賊黨勦捦甚多，第竄奔之路，不甚遠遁，而山川綿亘，隣省外寇又不能保其不來，則凡所以弭盜安民，以為善後計者，尚不可不深長慮也。臣愚以為專責成州縣印捕官，倣古寓兵於農之意，隨其村寨大小

鼓勵鄉勇，編成保甲，擇其中有素行端莊才力服眾者，爲之鄉長，以統之。無事之時，就鄉長約束清查奸宄；一遇賊匪猝至村墟，鄉長則統率鄉勇合力捍禦。一家有事，眾家救之；一甲有事，眾甲救之；一村有事，附近眾村救之。如能保全村墟，捍禦賊盜，即將爲首有功之人酌量獎賞，以示鼓勵；如或疎虞觀望，致有失事，即將互行連坐之法分別責懲，以戒將來。若其遇小匪也，鄉兵之力能制之，鄉長惟統率鄉勇擒獲，即時送官審理；倘其遇大匪也，非鄉兵之力能制之，鄉長則統率鄉勇，一面合力捍禦，

一面允照報官，發兵勒捕，如是者可一時，此可以清盜窩，詰奸宄，有警之際，又可以禦暴寇，保村莊。若有容匿之匪，亦莫能施狐鼠之伎倆矣。古云衆志成城，爾自為守，則行保甲以衛鄉兵，誠盜安民之良法也。以上四條，俱切於地方兵民之事，不敢不據實直陳。

籌久遠以固根本疏 順治十七年

浙江道監察御史臣季振宜謹

奏為府庫已竭兵革方興仰乞

皇上

神謀獨運以固根本事切今日之財賦盛於東南而今日之財賦竭於東南如雲南兵餉以千萬計閩浙兵餉以百萬計雲南初服

皇上

況數之平西王令重使專征予論該藩之兵力原厚而滿洲綠旗兵丁度之以數萬計滿洲兵丁更番往來不絕雲南困矣況此去南閩歷數省供應夫船米粮草豆此費不貲而數省皆困日以為雲南守

先守集而后征勦，守集專住之平西一隅，而該省
滿兵抽十分之四五，駐劄湖南，相機接應。夫滿洲
披甲，皆

皇上

之豢養子弟，顧乃使之疲敝於深峻幽瘴之間，豈
不可惜？且湖廣襄陽一帶，山嶺逶迤，聯接秦蜀，
尚有明末餘賊數十萬，盤踞其中，羊腸鳥道，莫可
誰何。滿兵駐劄湖南，一則為雲南援聲，一則為湖廣
犄角形勢，甚為足恃。至鄭逆游魂，為閩浙江南三
省之患，此三省者，財賦大半所出。令大兵入閩，搗
其巢穴，夫彼之巢穴，固不止金門、舟山等處，而船

印度巢穴之閩粵造船、且無論重累民而我之兵焉因利於陸戰、縱使之乘風破浪、敵、弃死以前驅、而性命全寄於舊師水工之手、臣聞鄭逆炸細通出閩粵腹內之地、使陽為應募、而我兵入重數中、風水騰踴、手力莫施、鄭逆復引而往之、則以彼之逸、待我之勞、猶可謂之使敵干逆殺行誠可寒心、臣以謂閩粵江南、亦當先守禦而後征勦、閩之漳州泉州與化福州、浙之溫州台州寧波杭州嘉興、江南之崇明江陰通州鎮江凡十三處、或用總督巡撫提督總兵都統專守、每處專駐一處、各配精兵四

五千馬匹並七八紅衣砲數十枚火藥充牣其中
永爲重鎮計三者之兵不過五六萬犬牙相制聲
息相聞絕並上游之路則鄂還標協戎向覺可並
得並將用兵如係滿洲擊回旋下如係綠旗漢前
原有零買只將現在抽其精銳於所設鎮如是
則安頓既得兵餉漸可定矣　臣言爲可採擇伏乞
密敕兵戶二部漢長酌議簡料兵食以爲永遠但聞之樞
臣徐永禎浙之賢臣趙國祚戎勝男全斌戎疲老
難振而趙璉老則倭不可以爲勝薛大文二臣之謂之
又浙之新撫臣史記功係生員出身達人則設旧規

时文、而军旅乱政婣习、倘明此时何时、此地何地、与用此席情势为之，亦不虞简贤员以代其位，则殆误吾殖、为吾区细矣。东南情形如此，盖东南天下之尾西北天下之首，山东河南、师精器重，地连军水旱，盗贼资粮，而地直八省、强贼公行，白昼入城，啡行劫掠，欺官但保印信甚意、而仓库一空，甘心赔补，以苟全功名，隐匿不报，擅通郡县，上下模糊，消消不塞，则成江河，明末流冠也和起身，二不过三五成群，从遂猖獗难制而明以之亡，夫殷鉴不远，依乞

皇上
密敕兵部、寧遠內遠處、毋使势成難解。且又有可慮
者、風聞陝西洮岷一帶蒙古闖入者將十餘萬、已歷
多年、近來或耕種於其地、秦人狡悍倚以貿易小技
生多結黨聚馬首楊鹿耳、真有不忍言者。況關門
並結草之固、自西寧以抵宣大皆受長城數千里、
皆類塌已久、且兵丁單弱、防衛空虛、至
國
家中外一統、種界原宜分明、何可雜處、出入無
不加稽察、惟望
宸衷密籌、妙以消弭之方、防患於無形、綢繆于未雨、
並使該臣勿得與聞、蓋事不密則失、臣竊謂

奏[illegible]

皇上垂之至

請甦邊郡疾苦疏 順治十八年

工科左給事中臣楊雍建謹

奏為邊郡之疾苦最甚軍兵之疲困宜甦謹陳末議

仰祈

睿鑒事臣惟我

皇上繼治首出而不忘危文事武備並勤

睿慮不感哉

皇上仁育天下、惓惓以休養撫綏為念、臣查

招募鎮兵邊地軍兵、困乏更甚、謹就聞見所及、數條約剳之、宜臚列為我

皇上陳之、

一抽調之勞逸宜均也、夫蜀土高平、人稀地廣、勢難召募、亦須不執近抽調秦兵、以資彈壓、今後須抽調兵丁家口悉調發蜀、省使之室家、誠所以繫士卒之心而當久安之畧、抑亦甚善、但邊鄙窮兵或藉資生於月餉而外、兼資地畝、以養贍家口、今家屬悉為移調、將老棄室家房田畝、扶老携幼、携挈而關、嚴程單

茶未息之地，至為隔膏饑勞之慘，有不知如何情狀

故且一家之中，必有老幼棄之，則惟農者難於提，則

演壁堆情，揆之和氣，原欲以固士卒之心，而反以添

其淒楚困愁之患，且恐以為今邊境多事，士卒暇

豫，莫若定為三年更戍之法，俾于役疆場者，其休息

有期，並遂征況瘁，益堅戍衛之志，而居更土守者，亦得

踴躍戎行，共致同仇之情，則戍不重傷勞，而土更

者路遙遠，不必有務調家口之煩，而均可收士卒

効用之實矣。

收單之困苦宜雖也，陝西平涼府設有苑馬寺卿，

董率各監，每牧軍各給屯地，寬免租稅，俾孳生
馬匹，主
國家仍藉騰驤之資，而牧軍原其賠累之苦。迨因日久
相仍，凡各省鎮戰馬，率即取給於茶馬，而各州縣
驛遞馬匹，又皆責支驛站銀兩，何用買補，即間有
調撥營馬，亦不過偶一舉行，故數年以來，牧馬孳生
日盛，壅積愈多，其地亦不加廣，而馬益日繁，在牧軍喂
養賠累，甚力已殫，而豈殘莫算，且
國以有益之地，畜無用之馬，徒充斃於荒野，糟塌
之間，甚非設立苑馬之意也。臣愚以為，或將此苑牧孳

數、省、遊、者
生之馬，直與茶馬照數多寡均派調撥，充為營
操戰馬之用，或令附近驛遞例發赴苑馬領
給，准作驛站振兩，不惟窮軍牧養，可以稍蘇
疲困，而當軍興匱乏之際，亦足以仰佐國用於萬一矣，
至精較之間，立可化無用為有用，庶幾上可益國，而
下不病軍，未必無小補也。
領物之勞費宜酌也。支屬司總一省之權會計，向來
各州物料糧草解屬司，各鎮軍需俱赴屬司守
領，但秦地遼闊，各邊鎮去者不下數千里，各赴
領一次，屬司或以領錯緊錯，較緩就急，或以各省

外解一时不前如有坐守二三月不同领给且欲饷数多兵丁马匹多以百计往还道路守候使用为费不资营塞穷兵待哺嗷嗷窘迫殊甚要而彻计部拨饷之法各镇军饷如岁於附近州府县或一所或数县照额抵拨外其余仍裁解藩司县派拨饷银令各州县径解各镇司饷衙门拨数取具实收汇册报司以凭查核其有延挨不完者移司饷衙门揭报藩司汇详参处其部臣总天下钱粮尚可照数派拨岂藩司近在一省者转杂拨错抵销如此不惟州县就近起解可

免添搭使用之費，而不缺軍餉，亦同撥丹僱解款

免守候勞費之苦矣。以上數條，謹就管見敷陳

可宜。以果可採，伏乞

勅部議覆施行。

請閩蜀總督宜居要地疏　順治十八年

兵科給事中臣周明新謹

奏：為督臣責重專疆，彈壓宜居要地，謹陳閩粵

蜀控制之方，以資捷伐，以速底平事。臣考會典，

凡建置督撫衙門，大約因地設官，務求要害，而左重右主總督，蓋制府可權尊，以專鎮為重，一切調度兵馬，驅除偽叛，非撫兩者之責，不可以策應，非權利勢之便，不可以圖功，非密邇盤踞之巢，不可以制勝，非第撫臣之建牙者，合專蒞一方已也，今務者總督衙門，斟酌重輕，務居要地，制誠善矣，而於陝川併建兩督臣，駐劄之地，臣不能無議焉。陝西僻遠偏，逼近番夷，則聲應援救變之宜周之，且四川新隸版圖，巨寇甫以次剿撫，而川東逆孽未與楚陝，壤間遊魂，尚多竄伏，則未雨綢繆，尤恃督臣之料

擊之米

理。兼仍開府西安，秦蜀遠隔數千里，崇山峻嶺，棧
道迂迴，云論鞭長莫及，加士疲勞，倘一旦猝起倉猝，
重餉劫糧，策應了，近至督兵重慶，亦遇援鎮，一時。
且以為陝川總督，宜令駐劄保寧，蓋保寧乃四川之
門戶之地，控三秦，南控巴蜀，左通襄漢，出而協剿，可以
控長江之上游，入而運籌，可以固秦川之鎖鑰，此謂極
兩省之咽喉也。如福建地連溟海，鄭逆飄忽去常，而漳
州迺漳渠穴，今督臣棄賊會城，去漳泉數百里，即使聞
警長驅，而逆艘已揚帆宵遁矣，逆亦諳兵家所乎
平還省，彼逸我勞，殊為非計。且以為福建總督，宜令

駐劄潯州，並潯州乃入閩之藩籬也。况又逆巢襟帶江浙，出乘風鼓棹，且與惠潮聲勢相連，揭穴則一葦可航，閩粤則氣脉雖遠，所謂控全閩之勝者也。誠使閩粤之制府兼定，進可以提鎮諸臣立犄角之形，退可與撫臣成輔車之勢，一以省士卒之遠涉，一以杜敵寇之旁窺，一以免軍機之遲誤，至於事權大計，未必無小補矣。

籌畫滇糧五條 順治十八年

太子太保戶部尚書降一級留用臣王弘祚謹

奏為滇糧凋敝已極，定籌畫不厭周詳，謹陳末議，以備

採擇事。竊滇省僻處巒山多田少，土瘠民貧，自十數年

兇寇蹂躪，人人不保夕，幸賴

天威伐暴，水火孑遺，復睹天日。臣桑梓關切，曾經條奏

旨允行在案。自入版圖以來，如滇藩軍需，安插土際湾

理田丁，甄別將吏，興除利害，招徠投誠，皆可平西

王持忠體國，殫力綢繆，督撫二臣同心共濟，俱經次

第舉行。惟滇省軍民以久病殘羸之人，僅存奄奄

一息尚存，務良醫，因之調護，方可漸復生氣。今日凡可為地方安全計者，罔不殷室周詳，必臣旦晚

陛辭將有事里之行，上為求瘼，下念梓里，再勤芻議，約畧五款，敬為

皇上陳之。

一、司道之宜久任也。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蓋言官必久任而後可以責成功也。昨臣覲齋介胄言及之。但滇省雖系事里，政治維艱，不與他省一体論法，照的安常未復，而又已陞遷去矣。屈指以俟年終方可履任。臣愚以為滇省監司，印於該省，如官較優法

[illegible]

閒。破 一

之淺深以定陞遷之先後如果正己率屬由僉事而參議副使參政臬藩循序而轉不但多官免於僕僕長途且衙門共處事之實而收地方得人之效至有治行尤異實績著聞者聽平西王及該督撫特疏奏

請超遷以開勞臣功名之路亦足以殘地方之官必思早爲吾滇越目泛專疆起見不暇爲多官之甘苦計也所務之宜都遠近所務緩曰父母而生職在視民與利除害任其重也今滇省監司俱繇平西王

題陞部覆章

旨
去案，印司理一官，亦經部選，而今尚係委署。查
平西王注意民瘼，自是至難至慎，但恐承筆或
以委署苟且，未必人人實心任事，愛惜錢糧。上呼
而下不應，何以成指臂之助乎？臣愚以為四川、廣西、
貴州二省附近滇雲，吏部查三省舉人考選職銜
應選則將其挨序咨送平西王，查缺補授。在外官人
地相近，既可刻期到任，無曠日廢事之憂。且科目出
身，誰不肯愛功名，必思振奮精神，實圖料理。加責
於後，再向監司委加責成於上，庶上下同心，呼應
必靈，而地方可收大法小廉之效矣。

一

投誠之宜加撫也

王輝入城，承救廣被，而偽公侯偽將軍、相率慕義投誠，咸與優叙。

本年寬仁大度，深山窮谷，亦靡不知之。茲草寇是感恩首投，但偽公侯偽將軍之下，如偽將領、偽兵丁，或有以千數計者，或有以百數計者，脇賊二十餘年，困苦已極，今幸得睹天日，誰不思還故土。第不知發回置處，有田為業，漸見月費錢糧，亦不久，且俱人願還鄉井之思，其中有願歸農者，查其故鎮田地，撥給俾墾，務使衣食有賴，曾經

題明，且思以為王中有願還原籍者，給與印票，沿
途資以口糧，再行文原籍地方官，仰體
皇仁，加意安插，務令回籍，庶耕田鑿井之民益衆，而
萬筆共頌
天恩之浩蕩矣。
一、荒殘之宜矜恤也。任土作貢，國有常經，從大兵雲
集，需糧浩繁，何敢輕議蠲免。但該省久罹兵患，
偏僻之民尚可勉強聊生，若大路沿途，如楊林、嵩明，
沿邊如永昌、保山，凋殘景象，慘不可言。督 臣趙廷臣
前疏甚悉，戶部議覆，楊林、永昌等處田地，如係新

荒。准令次年籽賦，如係久荒，准令三年後起科。荒
地乃遠已沾膏澤，尚未言及熟地耕種之難也。蓋
未荒田地，必待收穫，而農家諸費之後，續辦籽種
人工、犁耙，甚費。語云一夫向隅，滿座皆為不樂，況屬
皇恩豈不思遍被之民於覆露之外也，且約計應蠲
錢糧，為數甚多，而於以收殘荒之人心，則殷惠甚
大。請
勅下西王督撫，查明凋殘最甚地方，令詞題請，將現
在熟地錢糧，酌量蠲免，庶小民殘黎，咸獲更生矣。
物產之宜，因設之法。山東濱海，天地所出之利，[illegible]

理財之不外屯田、鼓鑄、鹽法三事。今滇省米價昂較前減，而歲需協餉尚該六百餘萬，如使分毫皆取給於外解，不但小民之輸納甚難，而萬里轉運尤匪易。近據撫按臣袁懋功題報，省城設爐二十座，一年獲息銀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六兩零；大理府下關設爐十座，一年獲息銀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一兩零。是鼓鑄之裨益軍需，已有成效矣。況銅產於滇，省招商開採，廣設爐座，以每年獲息二十萬兩，即可省外解協餉二十萬兩。以本地自有之利養見在駐防之兵，而力不勞而收效

甚從上可稗於國用下無病於民生此今日生

財之要道請

勅平西王詳晳指訪臣述而講求用助軍興之急務也

以上五欵畢之皆甚高論但皆關切臣鄉乃倖謹班

睽視伏乞

皇上

勅部議覆施行

陈东川事宜 雍正四年

题

揔云南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管云贵总督事臣鄂尔泰谨

为敬陈东川事宜事，窃查四川东川一府，原系土酋禄氏世守地方，考禄氏籍隶马龙，于投东川以各未归版图，至康熙三十一年，始献土改流，议归四川管辖，虽地与云南省寻甸禄劝嵩明三州接壤，距云南省城百余里，方隅广阔，地土肥饶，昔遭流残之后，尚未开辟，盖之土人兇悍，专事劫掠，川民不肯赴远方耕种，滇民亦不敢就近播垦，故自改

土以来三十余载，风俗仍旧，贡赋不增。该府每年
征收节银止三万余两，倚工兵饷不敷，急赴成都支
领，往返领题，以天地自然之利，投为荒芜不治之
区，良属可惜。况东川去成都二千八百余里，一切
事宜，俱有鞭長不及之势。即如上年十月内乌蒙
土府禄万钟之妹禄昂坤纠众攻打东川村寨，
知府周彬禀川省，远不可恃，具报滇省镇雄营，
为之停檄兵应援，始获解散。俟散之后，而川省始
发令箭方得到府，是川省之鞭長于东川，而东
川之鞭益于川省也明矣。况寻甸禄劝嵩孟三州

之民时遭东川土人之害，掳掠人口，刦抢牲畜，不一而足。及至赴省诉理，伦又阑提，川省皆例向土目火头，而土目火头惟就中攫利，曲为袒庇，经年累月，竟不肯解一犯，徒为滇省之累。臣抚辑诸图博，访舆论，佥谓东川若改隶云南，于教易及。凡滇黔两省商民有力能开垦者，更为招徕，以资生殖，并归附近营汛，料理稽查，以资弹压，不但兵民众多，土人畏不敢横肆，且从前荒芜，皆变为膏腴，民受福利，

国增钱粮，此亦因地制宜及时变通之一端也。再查

烏蒙土府與東川接壤，驍悍競訟，素稱難治，不惟
東川毗連數擄，凡黔滇蜀接壤之處，莫不受其荼毒，
而產富田肥，貿易已久，若不早圖，終為後患。如蒙
聖恩
先東川歸滇，俾臣指令將備先懷以德，繼畏以威，並仍徐議
改流，不二三年間，我可一舉大定，至於防守官兵，亦甚簡易。
設查督標援勦左右二協，原備調遣，至於扼要，應止留一協，
去左右字改為援勦，將一協裁省，移駐東川府，改為東
川協。至東川原駐官兵是否應裁，均聽部議。是
一轉移間，既無棄土，兵無冗食，節餉便民，而地方
獲以寧輯矣。

籌滇省減撤邊防疏 乾隆四十五年

大學士仍管雲貴總督昭信伯臣李侍堯跪

奏為

請裁減防兵酌籌善後事宜仰乞

聖鑒事竊查永昌普洱等府屬界連緬匪每歲冬秋初於附近鎮協標營內派兵五千五百名屯於張鳳街三台山九龍江等處防守其餘撤回不獨兵數過多往來徒滋糜費無實幺麼小醜內顧不暇數年來撤防之後從無敢近邊界之事稽查邊情實不復如此辦理臣上年擬於騰越以外戶撒等

奏請[illegible]

聞、復

妥設立營汛常川駐兵為一勞永逸之計曾經奏相度於在騰越時與提臣海祿按閱隘與圖面相商確將何處可以設汛安營何處可以聯絡照應令其於巡查之便一一察勘自實以便核辦嗣據海祿親歷各關隘相度形勢札覆前來臣細加酌核户撒通近鐵壁東西各關隘道路並處邊中但設汛駐兵須有室家方可堅其保聚之心而户撒本坊內地居民三四十里即係野人彼處阿昌地方甚多今兵丁移眷居住該處地土

萬山之內，信息行阻難通，勢不得不派令兵丁遠赴各邊隘，常川偵緝，婦女直被，不免往來推及野夷通變，情狂難剿，稍恐至中前予，從此令兵眷駐守，則有營兵房倉庫，以及築立土城，均須預為籌備。伏思騰越重鎮，已足控制全邊，嗣又展拓營汛，及於南甸關門鐵鑰，此為極遠一隅，迺悉罷撤，則分防汛兵，統須撤歸本府，此項營造工程，目前既涉張皇，日後徒成虛擲。臣再三籌度，現在切要機宜，惟不使緬匪覺我撤防稍忘其恐懼之情之意，故兵數不妨大減，而防守

不予置除。查南甸東南一百六十餘里為杉木籠，距虎踞關一百四十里，直達張鳳斜通天馬寮，為騰越州以外左臂。南甸西南一百餘里，則為千崖，距銅壁一百數十里，距巨石等關均九十里，距神護二百餘里，實為各該處關隘咽喉。今擬於杉木籠設一大汛，駐兵五百名，於騰越鎮標存城兵二千名內派撥；再於千崖設一小汛，駐兵二百名，於騰越分駐南甸左營一千兵內派撥。各令本營員弁按年輪替，帶往駐劄，則東西兩路均可據為防守，並可嚴密查禁關隘出入。

最為緊要，若將來減防後，亦於吏民私販要路通
處布置，加意巡邏，恐日久懈弛，即起奸民偷越
之漸。臣飭撥於杉木籠汛內派兵二百五十名，分
布虎踞、鐵壁等關及隴川耶中山張鳳街要墩
卡、蠻撒尾等處；於干崖汛內撥兵一百名，分布銅
壁、巨石、萬仞等關，盡遵猛卯、太平街等處，嚴查
出入。西路連綿，關隘甚雜，行走即撤回本營
差。務以昭嚴密，至各關隘揀吏土把總、通事帶
領弩手、土練，分路協查，請仍照舊，又聲息相通，必
資堵禦，前因以前向設五堵，每堵安民兵三名，至

十五名不等兵數既參差不一程途亦遠近不均今查南岣至沙沖口二十里為東西總滙應增設一塘安兵十名沙沖以東至隴川舊有四塘應增一塘沙沖口以西舊止一塘應於千崖一路增設兩塘戶撒一路增設兩塘每安兵五名孔道一切文報隴川千崖戶撒以內俱令塘汛遞送隴川千崖戶撒以外俱令土練遞送至龍陵祇通緬匪木邦一路設卡隘類設兵一千五百名足資防守龍陵以南一百四十里為三台山逼接遮放遠達宛頂地方最為扼要擬於此設一小汛於龍陵存營兵

奉

內、挑選一百名令守備千總等員帶往駐劄、又
於此一百名內撥出五十名、分布叟中弄吳逵
帽極叟等處、率同土練嚴查出入、遇有可疑者、
仍行撤回本營差擇、並責成各該營弁員、不時
稽察、倘有內地奸民、偷渡等弊、按例參處、至總
兵則於每年春秋赴張鳳街、三台山等處巡查三
次、提督每年於巡閱之便、赴各邊隘查察一次、督
撫於每年冬間、酌量
明親赴騰越邊外巡查一次、以防玩惕、如此營汛
碉峙、碑堡星羅、聲勢等相聯、首尾相應、呈

[illegible]

有減防之實至不裁撤防之形於攝匪查[illegible]以已周備至普洱九龍江外去緬匪本遠中甸小過孟艮孟勇諸野夷錯集居處皆土司刁紹文懦弱潛匿致煩設營駐守仍安歲派兵協防上年蒙

皇上

恩准裁撤普安營復設宣慰土司令刁士宛住居小孟養督領所屬土練巡防目列普洱加查看刁士宛頗知感奮現查伊叔刁紹文亦已拔回江內夷衆相安查普洱重鎮駐兵三千營戶已屬森嚴思茅尋常駐兵五百又於界外城

坊入普安營兵二百餘名、垣墉益加壯固、該土司
但須督率十三股納五相保守、可為沿江一帶屏
蔽。至本年責令思茅遊擊實力防，至秋末春初、
該鎮親赴思茅等處查閱二次、分遣弁兵至於各
隘口、兵丁巡邏、並查閱該土司等果否勤勉、量加
獎勸。江內江外可期安帖、毋庸每歲出防、以省冗
費。又順寧一路、因滾弄江外直接木邦、每年出防
時、亦派兵四百五緬寧縣、守查順寧營額兵一千餘
分防雲州等處一百餘名外、存城尚有八百、而緬寧亦
本有永順協右營分防帶兵三百名常駐、今擬於

順寧營再撥把總一員、外委一員、帶兵一百名、分駐

緬寧、歸入永順協右營守備管領差操、方可更安藏

派撥之煩、且因漢奸邊境安靜、頻歲出防、未免虛糜、

謹悉心籌畫、通盤籌議、生(?)將籌理章程繪圖貼說

恭摺具

奏

伏乞

聖鑒、飭部核覆施行、再查順寧營守備張沅、於今秋出防之時、將騰越、龍陵兵數員

前到汛、據稟因病、將順寧守備一員令秋即行出防、候至

回任之日、即將各營防兵分班撤回、以示體恤(?)、又緬寧新添兵目亦

收到、茲一並請撥防、又分張沅、並再鑒核、已送緬匯理、並照舊規例

端倪，內地亦從此益昭輯靜，景象規模庶可經久，
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睿鑒訓示施行。

係陳粵東邊疆兵民事宜 康熙六年

廣東巡撫革職臣王來任謹
題為微臣受
恩深重，捐軀莫報，謹將披瀝一得之愚，仰祈
睿鑒，臣死瞑目事。臣以一介庸流，荷蒙

皇上不棄菲簡拔舊任才不稱官尹多叢脞[illegible]

即投當部陞考，且不能興利除害。素

旨革職。臣負委託，實當重辜。且據即投之日，正臣況疴

之時，且臣惡之病，在胃不得受食，茹則復吐，而憊

尚可救藥，少緩須臾之死，不意病勢日篤，危在旦

夕，生還

闕下無復望矣。伏念臣鄙

世祖皇帝眷顧之恩，由通政司參議陞補參政，旋陞西域

監察御史，素

善陝西參政，陞大理寺少卿，陞順天府二月承乏之

年二月内
皇帝陛臣勛袁揺治遣
詔令勦西山房縣郝老奇等賊事
旨臣催支肩運糧草爾時房竹一帶久為賊踞路
徑不通民夫裹足不前躬自開闢山徑疏通河
路並抵上龕再至盤石安塔傳遞將行轉輸
接濟又並同移兩將軍統領滿漢大兵駐營
進勦殺川徒日不遑安寧過岩洞險絕之地
年多當行冒寒霜勞瘁實傷心脾及至峻凱旋
日以疾事

命裁缺回京候補，即患病卧床數月，復蒙

皇上補臣粤东，力疾赴任，自雍正四年八月十二日

受事，两年钱粮盐课节项俱幸全完，地方民

生利病虽不能尽除，然臣曾陈六大害，请

旨永禁，凡有不便於民者，臣不惮殫心力整剔而安

全之，而民困若猶未蘇者，皆短於才，而心則不敢

自安耳。臣自九月旧病復作，因当大计與察

並舉，不敢入告，由是而病入膏肓，至於已追悔莫

及矣。臣上有六旬之老母，下有黄口無知之孤兒，

均不足念，惟臣自揣以後，以至今日，虚糜大夜之

之侍約四年有餘受

恩未報死不瞑目臣在粵兩載之情形臣頗深悉

皇上孜孜求治臣有真知灼見豈死不言不敢仍負生

罪於地下謹披瀝為

皇上陳之

粵東之兵尤宜速裁也省会平藩甲兵与四鎮總兵官有城守都司兵丁順德有小師提督兵又有小師提督二路與高雷廉肇瓊節各鎮兵潮州又有鎮順公兵州府各州縣又有城守各兵丁是合投死兵每年計費餉銀二百四十五萬

奇、本省披存地丁鹽課糧耗共計一百二十餘万、
尚稱於省場濟一百餘万、是
此實有嶺土不能乃云賦耗而且他省之餘以
養[illegible]兵且看兵不在養沿海邊界、而尽存腹裏
地、之兵多更無益　且思
用耗餉全存於兵而民生困苦、不攘於兵者會之
兵既有平藩擁師坐鎮已所居重馭輕之勢、云
餘九府不過執勢犄角約云要害量設防守、
如近山郡盜竊發城守一旅便可清剿、若山海
巨盜有平藩之師可以隨時進勦是兵不貴多

議不肯減兵，去不悉地方情形，認議裁兵，一旦有事，首尾不應，不有重通。今粵東山海伏莽已靖，就有去不過扒聚暮散，雞鳴狗盜之徒耳，故兵實裁減之。

粵東邊界急宜展之。粵東背山面海，疆土原不甚廣，今既於邊海之地一遷再遷，流離數百萬之民，每年拋棄地丁錢糧三十餘萬兩，地遷矣，又在在設重兵以守其界內之地，立界之所，築墩臺，樹椿柵，每年每月，又用人夫土木修整，身用不貲，不費公家絲毫，皆出於民力，沿邊之民日苦派斂，流離之民，死無棲止，死喪頻聞，欲民生不困苦，其可得乎，且謂原遷之界，急宜弛其禁，招徠逃民，復

祖
宗之地

業耕種，煎晒鹽觔，將外港內河，撤毋樁柵，就民捕採，
將腹內之兵丁撤駐防沿海州縣，以防外患，於
國用不無所補，而
祖宗之地不輕棄，更於兵大有裨益。如謂所遷棄之地，兵至
少而禦侮之患甚大，且思設兵原以捍衛事強而資戰
守，今遷徙侵掠，害百姓而資盜糧，不見安攘之策，乃禍
地還民業，門戶而身家與之，未之前聞。自粵三年有
餘，亦未見海寇大逆侵掠之事，所有乃是內地被遷
之民相聚為盜，今若徙歸疆界，即化盜，賣刀買犢

命遷

矣。今此不請徒眾議以求民穫皆從言也、
然山之黃石磯口子宜撤也當年遷立邊界之時、以然
山不可棄議設官兵防守此土。然山之外、尚有漁農以
其言語難從、不可耕種內地、把其聚劄之處、況此然山
幾百年遷之更難、昨已奉
矣。是以與漁皆為內地或宜防者防其通外海也、
當時奉行者、乃於黃石磯立一口子、食米計口而授、每
歲日放一關、其一切物用皆務查牒、錯查、畜難捐
勤、不令出關、計戶與漁、共口數多、嚴禁絕往來、生
業生食被困、愁苦難言、若論其地未遷則為界

内之人在黄石礁口子以宜免設使其人因貿易於
內以避兵燹惟與內設安防其通海接濟奸民最可
以長洋者仍在口子即有出糶彼處之人免絶生業何
有銷買米臣謂不過數年則其人皆枯槁矣
以上三事皆功令甚嚴誅逆之戒忌諱臣虞續之謀
毫無私隱以身在地方目擊情形為其仰體
皇上子惠元元之至意以存公忠一念之誠不得不瀝血
遺言臣苦生不能報
國死復何以安瞑矣伏乞
皇上勅部議施行

籌請粵東盜藪事宜　乾隆四十六年

兩廣總督臣覺羅巴延三廣東巡撫臣李湖跪

奏為酌籌沙茭事宜奏請

聖訓事竊照廣州府屬番禺縣之沙灣茭塘地方盜首梁亞香等糾夥行劫經臣等

奏明飭捕先後拿獲二百三十餘名查明應行設立專營移駐參遊丞佐等員增添汛兵俾數汛弁一切章程必須悉心諮訪通盤籌畫隨行據藩臬兩司協同該管道府分條酌議前來臣等細核從前文武建設之章程參酌今昔地方情形之

緩急，審其要害輕重，權其損益，因宜課守，庶足致爲我

皇上陳之。

沙茭適中之坑邊村，應請改設廳員，重其職守，以資彈壓，而專責成。查沙灣南岸之市橋村，向設沙灣巡檢一員；北岸之新造墟，向設茭塘司巡檢一員，均管一百餘村，專司緝捕。雍正七年，提臣王紹以該二處爲濱海盜藪，請將理猺同知移駐沙灣地方，而督臣孔毓珣則稱理猺同知撫制八排猺猺，未便輕撤，改用番禺縣丞，職分卑微，不足以示威重，且與巡檢

岸階不向上下，勢難統屬，一切稽查調度，呼應不靈，
並有協緝之名，並無專責之責，遇有查拿事件，轉
得互相觀望，推諉不前，因循日久，上司亦且視為閒曹，
而逢差遣需人，輒復就近調派，以致該處巡防疎懈，
宵小潛生。今賊匪雖一時廓清，難保將來不復滋
蔓。據該提臣王紹緒條奏，擬駐同知，設議不為無見，
而據臣孔毓珣詳悉籌畫，擬以巡檢駐南村，並該村
介在沙茭兩巡司之中，臣等親行履勘，究屬扼要偏
北。是當日設立沙灣巡檢駐形勢亦未扼其要害。惟沙
灣迤東之坑頭村，與茭塘地方接壤，實為現在盜

匪窩巢適中之地另改設廳員於此凡遠近各莊
民戶出入生理作息往來查察近便耳目易周而
兩地撿分駐南北勢足相通俱可隨時調遣且相距
設營之石碁地方亦遠遏盜賊養奸即可知會營員
堵截擒拿使之無從漏網控制小協機宜
沙茭涌口甚為危於逼近大洋石碁村緣總口另
設專營督率巡防兼查沙茭兩處素稱盜藪從前
因沙灣之市橋匪夥鳩張撥駐虎門協右營都
司帶兵防守雍正七年前督臣孔毓珣以市橋一
帶盜賊較少南村係沙茭連界之要恐奸宄時

相勾結、議將市橋都司移駐南村、乾隆二十三年、督臣楊應琚奏請將虎門協改為順德協與左翼鎮互相調駐南村者、司道隨營掌歸順德、另於鎮駐虎門之左翼鎮標內抽撥守備一員、前往駐劄、當日籌畫、非不周詳、但查橫檔、沙灣兩不可無兵彈壓、制其跳梁、究竟各盜藪封、皆在江洋、並無本處積棍、為之防其窩案勾結之由、而不扼其咽喉出入之路、則此數役兵、仍可潛相拜約、依然四出為匪、盜源終難永靖、前臣等親勘各處涌口出入情形、除東西北三面、或因河間隔、或小道迂迴、或沙田

淺淤，不能順流入海，惟近南之石碁涌通臨獅子內洋，為積年各路匪船結匯之捷徑，一經踰越，即不必經由虎門海口，便可直抵外洋，較諸南村、龍岡、紫岡迄甘貴見。應請該處設立專營，抽撥將領，統帶重兵，以遏賊衝，不惟匪船難透隱，且與西北兩路分駐之聯絡，共成內外犄角之形，布置似為扼要。

各路水陸汛防，宜確核今昔同異情形，移改增添，分別裁並，以資巡緝。查沙灣茭塘四面環水，涌口歧陸各汛，計共十五處，從前建置緣由，業奏不全，其從悉重原委，但詳察現在情形，今昔不無同異，臣等謹

秋見閱兵及斟酌損益，期於兵弁不敢苟且遷就塞責一時。伏思汶吳哨以及小汛，皆關緊要，而石碁浦口一汛，在今日實通夷出入之總路，尤宜認真巡防。現查該處水師汛防，竟與陸汛無異，屋盖到村內，距浦口約八里許，殊屬有名無實。今擬改置村外浦口之旁，以便隨時堵詰。至原安汛兵十四名，尚不敷更番巡守之用，應酌添兵六名，專務查出入船只。其前屆石子頭汛，前通浮蓮山大浦，東接蓮花城浦，係為出海要路，四汶汛并為內河，皇西坎一帶沿邊各浦總口，距石碁二三十里，向俱設有弁兵，應仍其舊。

惟西汛順佳三脚河道交界港汊歧錯查難遍原
安汛兵七名竟屬單弱且其弁目在汛協防緝捕殊
懈應增兵八名添設外委一員往來稽查並飭令兼
查勘建之大石南山兩汛查南山汛原派外委住
截沙毋庸冗設惟汛兵八名原額尚少且該汛水
面極直瞭望易遍亦須增兵二名以敷上下巡緝
之用大石汛港汊多歧原安兵七名亦不敷用應請添
兵三名市橋汛爲南番順縣之地烟火萬家良莠雜
糅現駐沙灣巡檢一員原撥水師把總共十二名現擬
撤歸本標應另添石碁存營把總一員於原設兵十二

名外，酌添兵八名，協同巡防，俾資彈壓。大龍汛距市橋汛十里，原安兵六名，不敷遊巡，應添兵六名，仍飭市橋汛把總就近督轄。北亭汛在黃岡汛之北，原安十名，不敷派遣，應添兵四名。至石碁逼北之螺涌汛，並有涌口，止通內河，但原安兵六名，未免太單，應酌添兵四名，俾資防守。此外涌口小汛，擬改增添，分別裁併之，方宜允至。汲茭陸汛，原共五處，仍就派一汛，實踞盜窩腹心，原設虎門協把總一員，兵三十二名，梭織遊巡。今既移駐員弁彈壓，似可毋須多兵。但該村四面俱通盜淵藪，倘有匪黨竄逸，必須分路

踪迹诡秘，至现拟添设壮快，而临时搜捕，尤资兵力，应将原设弁兵撤回本标，另添石碁营外委一员，带兵三十二名，同厅员驻守，用备调遣。又坑口迤西之钟村墟为南海、顺德两邑盗匪出入要紧，迤东之经村并坑更腹里，实与匪类窝巢比邻，且有涌口通海，查两村从前俱未设汛，现今情形情形未免疏疏漏，亦请于钟村拨派外委一员，领兵十二名置汛巡查，以为坑口右翼，所经村拨兵十二名，俾使防缉，以为坑口左翼，庶东西互相应援，隐成常山之势。新造村民居稠比，商贩络绎，为茭塘迤北一大市

鎮該村理駐茭塘司巡檢一員，足資彈壓。惟原
安兵八名，兵力太輕，應酌添兵七名，協同巡查，以
供調遣。官橋村介處坑所石碁之東，寮巡各適巣
穴，原安兵七名，不敷防守，應添兵八名，以備遊巡協緝
之用。至西汛距南村莊劃守備之處止十五里，呼
吸可通，原安兵十名，足資巡緝，毋庸議增。至石碁
陸汛現已改立專營，毋須建設，應行裁撤歸併。此
則各路陸汛移改增添、分別裁併之事宜也。以上水
陸各原汛內，惟陸路裁撤石碁一汛，添設鍾村明樓
二汛，統計增添裁減共十有六汛，需兵二百三十九名，

俱應在石碁新設營內抽撥，以此兩汛圍繞於各陸
汛聯貫於中，首尾互應，巡守並資，堵防將為嚴密
狐鼠漸可潛蹤矣。
營，今至改陸路，地方仍屬水鄉，應須酌留哨船，以
供巡捕之。查石子頭八汛，從前每汛各設櫓槳船一
隻，在左翼鎮標撥派，今該標并現撥撥回，另備為
巡船，隨同裁撤。一遇匪船偷越，遂河尾巡，巡防仍屬
難實。今撥酌留哨船六隻，分段派撥，以便梭織巡防
之用。查石碁為要營要地，應設櫓船一隻，快槳船
一隻。今新設之石碁營千把十二名管駕。宜涌口要

設槽杠一隻、快槳船一隻、該處附近石碁、即令該將領在存營把總於營內輪帶兵十二名管駕、市頭村亦設快槳船一隻、令隨同千總駐劄南村之外委帶兵十二名管駕、市橋汛亦設四櫓船一隻、令該汛把總帶兵十二名管駕、共需兵七十二名、但在石碁存營兵數內輪撥、定巡查地段、劃定界址、疊設輪巡、遇有匪船、即放號砲、附近各汛、即駕船接應、一併追擒、盜匪、自難潛竄逸矣、石碁改設專營、既歸陸路管轄、宜與虎門左翼鎮沿海各口小師哨船、聯絡聲援、以資策應、至查石

[illegible]

基之東為浮蓮山，有大涌一道，長四十餘里，現石子沙汛內，涌路總口安哨船一隻，已足稽查。涌東為左翼鎮水師汛界，涌西為現設陸路石碁營汛界，隔涌西石磡岡上建蓮花城砲臺，係左翼鎮標內海口汛，安設外委一員，兵十五名防守。外臨獅子洋面，灣海即茭塘洲二涌口，現唯獨洲涌口汛有設船汛，槳杠一隻，配兵巡查。茭塘涌口並無船汛，與內河巡船不相接連，盜匪乘間偷越。應於茭塘涌口補設船汛，令左翼派撥六櫓樓船一隻，配兵常駕，俾上下遊巡，不虞單薄，且近連內河西南市橋汛、

近據正南石子頭汛口哨船、聲勢聯絡、策應有
資、今駐南砲臺弁兵及兩船汛兵巡防勤惰即就
近責成駐劄石碁將領兼管稽查、如有怠惰偷安
不遵調度、許其申報左翼鎮責革除名、不得稍
存姑縱、
移駐兵丁應請添建兵房、以資棲息也查各標
營兵丁、大半皆由土著、駐劄營分不離本籍、是以定
例每兵一名、官給兵房一間、其該兵或有祖遺舊居、或
有自置房屋、通融酌給、不虞房少人多、今撥改駐汛
地勢、須挈眷遷移、若給房數、眷口難安、兵力易[illegible]

竭蹶未免分心内顾、应请每兵一名、准给两饷、以资
棲息、
沙茭各村船只、应设法清釐、专责厘员查察、以靖
河路也、粤东至、、小乡、行旅往来、载運全资舟楫
查现行船政、如编号给照、设保结、查立法本极周
密、乃沙茭等村、盗匪敢於私置巨船、添设多桨、结
夥四出、其因该地僻处海滨、一时稽查难及、实由
上下各行不力、有法无人、遂至兵役地保、贿纵徇隐
竟成痼疾、若不立法清釐、诚恐故智复萌、日甚滋
将河道涌口现经查出匪船、悉行拆毁外、至各村

民船、嗣後責成該管廳員、就近督率汛弁、兵標
無論大小、均須徹底查明、分項編號、並將船戶
姓氏、及所用櫓槳數目、登記號冊、給與印照、並
於船旁印烙刊寫、使人一望瞭然、無從影射、仍
稟冊移商行縣備查、至有外出之船、俟回日補
編給照、凡大船樑頭在七尺以上者、准配用四槳、小
船六尺以下者、只許配用兩槳、倘有用四槳以上者、無
論本地外來、即行查拿究治、至民間製造出洋船
只、應先呈明該廳、查實批准、始許製造、如私造船
出海、無論是匪否為盜、一並(併)查究重懲、船料入官、

查有為匪情事，並將知情之工匠、縱容之地保兵役，俱與盜賊同科，廳員失察，並參議處，仍行令附近沿海沿河各州縣道照一體辦理，毋啟歧視。

沙茭新設文武，應請計俸即陞，分別議處，以示勸懲。如查獲駁船、營原為緝拿盜匪，必令各於至任，俟可責成，此有文武各缺，均應在外揀調，照海疆例五年俸滿保陞，免其一切差遣，並不准委署別缺。遇有失事，文職以巡檢為專管，廳員為兼轄；武職以千總外委為專管，守備為兼轄，將欲

而接緝五年內如有承緝盜案處分停其陞轉如有
拏獲強劫盜犯訊係沙茭兩處民人究明偷越月日
即照失察奸民出口例處參庶文武各敬考成嗣
弁汛防不敢稍有疏懈至沙灣茭塘兩巡檢原定之三年
並無盜案准予保題即陞之例未免過優請改五
年保陞舊例舊例應行停止以上八條俱
係沙茭兩處地方切要事宜臣等謹詢明確僉謀皆
同此外清釐保甲私造軍器一切應行應禁之有
成例者均應剴切申明責成新設廳員督同沙茭
二巡檢實力辦理臣等仍留心查察倘有奉行不力即

予癸泰是否有當謹會同廣東提督臣黃瓚合

詞具

奏

籌崖州善後章程疏 嘉慶九年

兩廣總督臣倭什布廣東巡撫臣孫玉庭跪

奏為崖州黎匪戡定籌議善後章程恭摺具

奏仰祈

聖鑒事竊照崖州黎匪諸那枝茅糾眾滋擾先經臣等

敕飭富璦道、海祥璦州府知府黃和生、會查錢兵

勒捕、殲斃多名、並生擒首數多匪、派那校等四十

餘犯審明分別辦理、境宇敉寧、第懲創之後、必須

因時制宜、籌設善後良法、以期地方久臻安謐、

謹就臣等管見所及、悉心酌議、開列條款、敬為我

皇上

陳之、

民黎同鄉插居、宜分別村落也、緣崖州黎多民少、

向分東西兩路、生村庄田地、支支與黎境毗連、祇為

州屬內黎與民界限并並不迥別、惟民黎同受一方

無因薄故細擾、釀成巨案、即如此次訟那校等、亦

遍因地方收成歉薄，致向村民借貸不遂，懷恨焚劫。此等黎人獷悍，本於天性，現雖畏威寧帖，而內地捕賊，如仍使之插居黎境，安保日後不以睚眦之隙，啟其仇殺之心。應請查明民黎同鄉居住者，其有妻室，如民人戶口繁多，住址毗連，又有田園廬墓，即令其就近分立一村，不與黎民雜處，照例編立保甲。若係單身客民，零星小戶，附居黎境者，概令移入民村居住，一例編查。該民黎各分村落，不通往來，仍飭其毋相侵欺，則嫌隙罔生，而地方可冀敉寧矣。

各村熟黎宜與民人一體編立保甲，必查崖州東西外

村熟黎並設有崗長黎哨首名目但向無按村編
查戶口之例以致村中黎丁出入為匪並內地漢奸
潛入為患並番裁治之後自應立法稽查以昭慎察
應請仿傳各村熟黎崗長黎首人等查明所管村中
黎丁男婦戶口造具清冊編查保甲發給門牌懸
掛並責令該崗長等曉示黎丁互相稽查一戶為匪
九戶協拿交崗長等解官究辦倘有漢奸私入庇
擾及別處黎匪竄入藏匿許該村黎人捉拿解究
毋許擅行殺害以啟狗隱一並坐罪其崗長黎首
哨首姓名亦各按村造冊送州備查庶稽察綦嚴

匪徒無從托足，黎境可冀安謐。再黎人不識文字，向係必舉平素親信識字之民人充當該村甲頭，常領黎首赴州上納錢糧，辦理公事，此等户口冊籍，應即著令該甲頭協同黎首查造呈繳，所需紙筆之費，令該州給發，毋許書役經手，以杜需索之弊，則易於集事而奸蔽不致滋長矣。

西路黎村，宜令照舊與東黎一体補設峒長，以專責成也。查崖州黎村，向分東西兩路，設立峒長一名，管束黎首哨官人等。至該村內黎丁，聽黎首哨官約束；黎丁犯法，黎首哨官容隱，並行究處；黎首哨官有犯，而匪峒

長狗綴、一五連生、玉徽收鈔根、羽擇公平、以及查拿逃匪等項、地方官惟責令甲頭、諭令關長、傳喚寮首等赴州完納辦理、概不遣役入寮查傳、以杜流擾。現在東路寮村、設有關長、惟西寮一帶、向於乾隆四十六年間吉坊村寮匪滋事、裁革之後、至今未經補充、此項諭即概科集孫擾、經理州甫新看、無私生、查明西路寮村、散處數十處、寮首備收、共一萬數十人、其中良莠不一、平時因其關長稽查、以致一二不法寮首、係因網收擇暴擾、現值裁革之後、自應照舊補充、以資約束、應請酌於西路村寮公平

舉平素悅服誠實良警二人，承充崗長，出為倚照，令其督率，並承轄一切公事，如警首、崗長中有不法者，即將伊革究，若崗長徇隱，查出一並究治，庶統率有人，而警有人，皆咸歸約束，不致敢於為匪矣。民警交易埠場，宜專責附近員弁、督率警役市中，隨時彈壓稽查，以免欺凌之弊。盧州東路有藤橋、三亞小橋等塘，係永寧司巡檢協同汛弁駐劄巡防，至西路九所渠羅、亞楊、黃流等塘，係樂安司巡檢協同汛弁管理，至附近之清口東關、西關、臨高各塘，係該州吏目專管，此等警民交易處所，固不便遺

行禁止，並不設法彈壓稽查，則民黎內或有狡黠之徒，將所販貨物，以貴為賤，以低作高，甚至恃強壓買，倚勢併搶，易壞事端，應請嗣後飭令該州揀委附近買奔管率黎認市甲，於民黎交易墟場，不時必查，務令客總秉公評估貨物價值，毋許高下其手，致啟爭競，倘客總有把持抑減情弊，一經查覺，立予懲治，庶黎販各得其宜，而強買併搶之患可稍久息矣。

客民入黎放債，宜再行申明厲禁，飭查瓊州黎地向有漢奸潛入放債，堆累盤剝，以致黎人不堪朘

削減而成安，是以例禁綦嚴，現在至尚無別項情弊，但法當禁於未然，患貴拜於平日，應請飭令該州示禁軍民人等毋許潛入黎境放債盤剝，倘有故違，仍復攜本放債，並未放出者查明，枷杖追贓入官充公，其已放出者，無論多寡，即令所借之黎人亦必償還，仍將放債之人按例究治，庶漢奸重利剝削之弊可除，黎人挾讎仇殺之風可絕矣。

漢奸潛入黎村，及書差人役進黎索擾，宜實力稽查也。查崖州外黎出入要隘，向設有巡檢汛弁，駐劄稽查，以防漢奸及書吏兵役私入擾害，第恐日久法弛，均應

再為剴切申明，以昭慎密。應請飭令該州會營督率專委員弁認真稽查，遇有漢奸及書吏兵役藉端潛入，即拿解該州，照法究治。倘漫不稽查，致令入寮滋事者，一經發覺，即行參革。如有受賄故縱情弊，從嚴治罪。該州拘提一併參辦。至該州催收寮人錢糧及攝公事，向由甲頭傳知各村寮首人等承辦。此等甲頭，並與差役不同，究係民人充當，亦應請飭令該州示諭東西各村寮首，查明現充之甲頭，如有藉端索擾，許其指名呈控，以憑究革，另舉誠實民人充補。各寮首務須自赴州按卯上納錢糧，承應公事，不必

設立甲頭一名、就從垂使、亦於時刻交通、縣署不致
掣肘、而甲頭一役、亦可免此衙蠹需索之患矣。

瓊州府同知、宜照舊制、飭令常駐崖州城彈壓稽
查也、查崖州地處極南、距郡一千餘里、負山面海、疆
圍廣闊、州屬黎多民少、於雍正九年間、定府同知
一員、參將一員、俱駐劄州城、就近彈壓、嗣於乾隆五十
五年間、飭委該同知兼管總口稅務、即赴郡城寄寓
辦公、不復前赴該處、查崖州東西兩路、距州城不過
數里、即係黎民雜居、且所轄一帶汊港多歧、一切稽查
約束、均關緊要、應請嗣後飭令該同知、照舊駐劄崖

州皆平州牧會同營員以時巡察防範以重地方

而專責成或有瓊州總口稅務該同知勢難兼

顧應請就近委員管理無煩瓊州有大員彈壓可

期寧謐而沿海口岸亦不致有疏虞矣以上各條

是否有當理合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睿鑒勅部核覆施行